

## 山水人文

【徐霞客随后十分高兴地写道,真没想到在深夜的雨中,竟能看到这个“奇境”。】

山水的人文意义在于它既是自然科学,又是人文科学,它是一座“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寻找、去挖掘。举丹霞洞穴为例。

丹霞是一种地貌形态。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湖南郴州飞天山等等都是丹霞山。什么样的地貌或山是丹霞山呢?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是构成其地貌或山的石头必须是砂岩、黏土、砾岩、砂砾岩等等;二是这些石头必须是在距今6500万年到1.35亿年之间的中生代白垩纪(地质时代)的陆相(主要沉积在湖泊、河流中间)沉积物。

丹霞地貌中洞穴特别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砾岩中有大大小小的数量不等的砾石,当这些砾石经过地质时代的长期风化作用脱落后,便形成了洞穴,由于原来砾石的大小和形状不同,所以洞穴也各不相同;二是一座山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地质过程,在形成过程中,岩层成分是不一样的,软硬也不尽相同,那些难以抵抗风化作用的软弱岩层逐渐就形成了凹进去的一层、两层或多层洞穴,表现就是“廊状洞穴”。

丹霞洞穴种类繁多,本文仅谈谈分布在丹霞岩壁最下面的洞穴,这种洞穴被称为“脚洞”或“底洞”。这种洞穴在中国的丹霞地区分布广泛,第一个描写这种洞穴的中国人是17世纪的著名地质学家徐霞客。1637年4月11日,徐霞客乘船在湖南郴州市考察时,因雨阻,泊于黄泥铺。他写道:“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黄泥铺,雨至而泊。余从篷底窥之,外如桥门,心异,因起视,则一大石下也。宽若数间屋,下汇为潭,外覆若环桥,四舟俱泊其内,岩外雨声潺潺。四鼓乃止,雨止而行……”

黄泥铺位于今天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桥口镇黄泥堡。徐霞客这区区百字小文,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丹霞中的脚洞。

在此处泊船后,徐从视觉上感到不是泊在码头上,到底泊在何处,他要看看究竟。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他只好从船篷的最下面,弄开一个缝隙“窥之”。这一看,不要紧,怎么外面像是一个“桥门”(即桥洞)。到底是泊于何处,他心异,也就是好奇;索性站起来一看,啊,原来是在一个大石室的下面。这个大

【读自己写过的信,最好一个人坐在树荫下面对夕阳,因为人生中有些眼眶泛红的时刻,你只想独自拥有。】

一个有文字温度的时代,就这么永远翻页了。

对我们这一代而言,写信是非常重要的技艺与修炼,离开校园返乡时,行囊里必有一大袋信,保存情谊、见证青春。

一封信,赤裸裸地看出字迹、文采、思想,一个男生要是写信给心仪的女孩子,对方父母(必定偷拆)看到一手漂亮的字加上内容有深度,恋爱前途就光明;要是字丑,比相貌丑更严重呢。我们对字丑的人有个优雅的评语:“这人的字只适合签支票。”(现在连支票都免了)。20世纪80年代仍是手稿时期,我刚当编辑,有个资深同事评论作家丑字排行榜,叫我要学会认他们的字。后来证之,果然奇丑无比,读他们的稿子好似钻入荆棘丛抓云雀,好想拿棍子打他们手心:“文章这么好,为什么字这么丑!”

拿笔写字,在数字洪流宰制的世界里,终究要成为一门少数人喜好的技艺,犹似书法或篆刻或编个竹篓子。我相信,写字的世界与不写字的世界绝不相同,爱写字的人与不写字的人性情相异。跟写字相关的文具,早已成为夕阳产业。然而,我仍戒不掉逛文具店的癖好,站在笔柜前试写每一款笔比去服饰店试穿衣服更令我愉悦;“笔直的”,美妙的形容词,我是攀藤植物需要“笔直的”笔给我支撑才能开花结果。找不到一支笔的状况永远不可能在我身上出现,即使是去买一条鱼的路上,我的袋子里也有纸笔,好似要去跟海洋鱼谈,求他赏我一条新鲜的鱼。某日,我与出版社友人聊到对笔的情结,她竟睁大眼睛坦承自己也有这说不出的癖好,两人掏出随身携带的笔互相试写,在最新款手机环回的咖啡馆里,我们重返手稿时期,重返被字烙印的青春光阴,缩回辫辫子的幼稚状态而浑然不知。

我的写信额度完全落在20世纪,那些写出去的信,后来有一个机会回到我手里,现在都已毁去(我认为,作品就是作家唯一的纪念馆或是灵骨塔,其余的都不应该留下)。最近又从老友李惠绵教授那里“骗回”自大学起三十多年来写给她的一叠信(颇感动于她珍藏着),她叫我看完之后要还她——这到底算我的还是她的?我当然不还她,而且知道该怎么处理——读自己写过的信,最好一个人坐在树荫下面对夕阳,因为人生中有些眼眶泛红的时刻,你只想独自拥有。

纸与笔,那是纯洁、静定的浮出。到了这年纪,还有谁,值得我们坐下来,脑中浮出影像,浮现那让你见着的愁眉或是笑靥,安安静静地写一封长信给他?写信,除了家书,越美的信越要趁年轻。

(摘自《我为你洒下月光》,简媜著,九州出版社2017年6月,略有删节。)

## 脚洞与藏舟蒲

■吴胜明

石室大到什么程度?它有数间屋之大,更有四只船早已泊于其内,这么看,这里面最少有四五百平方米。徐霞客接着又提到其外覆物类似“环桥”(即拱桥)。明白了,这就是丹霞岩壁下部的一个似桥洞的拱形脚洞。这个桥洞就在今天黄泥堡旗子寨(实为丹霞山峰)的底部。徐霞客随后十分高兴地写道,真没想到在深夜的雨中,竟能看到这个“奇境”。

江中丹霞的脚洞竟成为当时船夫们的“避风港”,有四条船泊于此,可见当地船夫对此处是相当熟悉的,一遇风雨就进此“桥洞”避雨。

徐霞客描述的这个“奇境”,使我想到了北京北海公园中的“藏舟蒲”。它位于琼华岛东面的湖旁。这实际上是一座盖有顶和墙的“船坞”,面积也有几百平米。它是北京最古老的一处皇家船坞式建筑。始建于明代,当时称为“藏舟蒲”,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此处为“藏舟”之用。在古代,北海水域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是皇帝、皇后、妃子们的乘船游玩之地。而这些船的装饰都是十分奢华的,名为“画舫”。其做工十分精细、讲究。造这么一艘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精心保护,使其免受或少受风吹雨打,霜侵雪袭。所以古人建造了“藏舟”的地方,当天气不好或是寒冬腊月湖面冰封时,便驶船进坞保养。这

和湖南郴州旗子寨下的丹霞脚洞的作用异曲同工!自然和人工“不谋而合”。

说起丹霞脚洞,我还要说一下2015年11月6日我在中国著名的丹霞风景区里的江西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考察,当晚欣赏实景歌舞剧“寻梦龙虎山”。这个歌舞剧是由媒体人杨澜策划的。

深秋的夜晚,真有些寒意,但那山,那树,那灯光,那青春的演员构成了一幅力和美的画卷。还有那波光闪闪的泸溪河水,太动人。我们坐在一条大船上观看,在歌舞行将结束时,漆黑的江面上突然亮起了灯光,寂静的江面上传出了滚滚波浪声,一条条船只似从天而降,演员在上面纵情歌舞。这些船从哪儿来的?原来它们早已“藏”在龙虎山下岩壁的脚洞中,随着一声令下,这些船只似离弦之箭,从洞中鱼贯而出,真是出人意料。

湖南郴州的飞天山与便江(即翠江)、江西龙虎山与泸溪河都是中国著名的丹霞风景区。山水多姿多彩的,我们在欣赏山水前,最好先了解点科学知识,特别是地学知识,同时,也可以学一点人文知识;泊船、歌舞本来和丹霞洞穴毫不相干,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又是如此紧密相联;同样,皇家的藏船和船夫的泊船也是一个道理。

## 三景

■吴硕贤

## 行香子·光景

夕照晨曦,月朗云稀,兼欣赏,雨霁虹霓。  
夜观天象,斗转星移,察箕星南,斗星北,火星西。  
灯火明祠,渔火辉溪,看村野,篝火燃炊。  
古今光景,百姓痴迷,喜烛光明,灯光灿,激光奇。

## 行香子·声景

汨汨泉鸣,旭旭潮声。协奏起,竹韵松风。  
自然交响,洗耳聆听。爱风声浑,雨声脆,水声清。  
蛩唱庭坪,鸟雀呼晴。又闻那,鹤唳长汀。  
故园声景,惹引乡情。悦鹿鸣呦,虫鸣唧,鸟鸣嚶。

## 行香子·香景

玫瑰遮荫,金桂荫堂。还寻见,茉莉依窗。  
茶藤掩砌,络石镶墙。喜梅花熏,荷花馥,菊花香。  
萱草盈厢,松树成行。兼丛桂,绿竹修篁。  
园林香景,添魁增康。嗅草香菲,竹香细,松香芳。

光景、声景与香景是人居环境(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及风景园林学三个一级学科)的三种重要景观,对于美丽中国建设、生态城乡建设及保留乡愁有重要意义。声景学于上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学者Schäfer提出,香景学于1985年由加拿大地理学家Porteous提出,光景学则由作者在新近发表的《光景学发凡》论文中提出。

## 阆苑有书

## 遥远的“7·28”故事

■星河

【假如非要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应该是什么“最长的五分钟”之类。总之,五分钟时他平静地拿着点心盒子再次出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真的十分遥远,遥远到整整四十一年前。

事实上很多影视作品,都会把“1976年7月28日”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一事件,已成为整个民族难以忘怀的共同记忆。在这里,我仅将尘封已久的个人记忆贡献点滴。

是夜,我突然被一股强烈的力量推醒,宛如置身持续的电流当中。此前我从未有过触电经历,但后来觉得似乎只有这一形容最为贴切。

估计我们家是全楼最为镇定的。我们穿好衣服,锁上门,据说我母亲原本还想用水把门口的蜂窝煤炉浇灭。结果等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回来穿衣服了——时值盛夏,情有可原。

当时的大学校园,大部分年轻教师都居住在简陋的筒子楼里。离我们楼最近的安全场所是校游泳池边的空地,是以全楼居民都聚集于此。清晨时分又有一次余震袭来,我记得我和弟弟正在空地玩耍,突然感到大地以整体形式晃动了一下,我们马上跑回家庭聚集地。

下面我要讲两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在讲之前我就觉得,第一个故事大家一定会相信,但第二个故事大家一定会不信。

先说第一个故事——

清晨时分,别人说饿,父亲就很英雄主义地决定回去拿点心。别人说:“不能去啊,得等通知。”当时我就心想:等谁的通知啊?难道等老天爷告诉我们它不再震了吗?



## 书话岁月

【这个荒凉的小岛以其人口和资源,怎么能够支撑几百尊巨大石像的浩大工程?不仅专家学者感到费解,我等没有考古知识的人也颇为困惑。】

最近网上一信息,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的“复活节岛雕像调查计划(EISP)”的考古学家们,对岛上著名的石雕人像进行了发掘,发现原先露出地面的雕像头部,底下竟然有长长的躯干,从发掘现场拍摄的清晰照片可知,每座石像都有肩、胸和长手臂,背部还有复杂的意义不明的图案和花纹,而且石像大小不一,造型各异,背部的图案花纹也不尽相同。

文中说:“复活节岛雕像调查计划(EISP)”成立于1982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教授joanne Van Tibury带领,和岛上居民拉帕努伊人挖掘石像,一直延续至今。

这不禁引起我的回忆。

20多年前初夏的一天,我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乘智航班机飞往复活节岛,在那个孤悬大洋的荒岛上度过了毕生难忘的日子。吸引我去复活节岛的动因,并非这里有迷人的海岛风光,也不是它拥有宜人的沙滩、美丽的椰林和舒适的旅游设施,恰恰相反,这是一座荒凉的、植被稀疏、遍布砾石的火山岛。

复活节岛吸引趋之若鹜的各国旅游者和学者,在于散布在这个面积仅120平方千米的小岛上几百尊石雕像,它们或者排成一排,屹立在高台上,或者东一个、西一个孤零零地矗立山坡。这些高度不同的石像表情是独特的,他们目光阴郁,鼻梁高挺,薄薄的嘴唇紧闭,显得十分严肃。在晨光微熹的黎明,在暮色笼罩的黄昏,以及风雨如晦的深夜,不管你在哪里,那岛上几乎无处不在的石雕人像营造的神秘气氛,给人以心灵的压抑和难言的震撼,也许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吧!

复活节岛有很多谜团至今没有破解。其中之一即是岛上几百尊巨大的石像,它们的雕刻、搬运,将它们竖立的过程,本身就是个谜。三角形的复活节岛是很小的孤岛,土地贫瘠,没有什么资源,岛上居民最多时也仅有5000人。由此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修金字塔,建万里长城,那都是强大帝国的形象工程,需要投入多少人力财力!这个荒凉的小岛以其人口和资源,

## 飞沿走笔

## 即便患癌也还有远方和诗

■张田勘

【由此,鲍尔施米特获得了晚年极具性价比的高质量生活,她随儿子儿媳环游美国,到过许多一生中都不曾去过的地方。】

在丈夫去世仅仅两天后,美国90岁的鲍尔施米特(Norma Jean Bauerschmidt)被诊断出患有子宫癌,医生为她制定了严格的计划:子宫切除术、化疗、放疗和数月的康复计划。然而在目睹过44岁的女儿和自己相伴67年的丈夫在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后,这个安静的密歇根女人决定反抗:“我今年90岁,我要出发了。”

患癌了,或者患病了,可以不治疗吗?会不会被人理解为讳疾忌医?促使鲍尔施米特不治疗的根据来自其生活经历,她的女儿和丈夫患病后在医院治疗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作为病人在医院里已经失去了正常人所有的生活能力和愉快的心情,甚至连吃饭都要通过鼻饲才能完成,这样的生命不是活着,而是受罪和痛苦。

与其如此,不如作为一个正常人好好生活。由此,鲍尔施米特获得了晚年极具性价比的高质量生活,她随儿子儿媳环游美国,到过许多一生中都不曾去过的地方,如著名的黄石公园、上航空母舰参观;还完成了人生中从未做过的壮举,如第一次骑马;也第一次品尝了一生中不曾品尝过的美食,如金汤力酒;更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高冒险的探索——乘坐热气球,这个行动也是代表和带着丈夫的记忆完成的,因为其夫生前一直想坐热气球而未能如愿。

如果鲍尔施米特选择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她只能在生命最后时光先是手术,后是化疗和放疗,整日躺在病床痛苦而抑郁地度过。鲍尔施米特没有接受治疗只存活了一年多,如果接受治疗她的生存时间也许会活得更长,但这只是躺在病床上的生存,这种生存的质量很低,充满痛苦。

其实,鲍尔施米特的选择也是具有科学基础的。

癌症是人体一种自然的现象。研究人员早就发现,到80岁前病故的人做尸检,100%的人体内都有肿瘤。也就是说,肿瘤(癌症)是与人的长寿结伴而行的。

怎么能够支撑几百尊巨大石像的浩大工程?不仅专家学者感到费解,我等没有考古知识的人也颇为困惑。

于是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合乎逻辑的一种推断:复活节岛周围的海域,有许多海底山脉和广阔的高地,它们都是曾经同复活节岛相连的陆地,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中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才沉入海底。也即是说,如今罗棋布散落在太平洋的许多岛屿,只不过是往日大陆沉没后露出洋面的遗迹!

赞同这一观点的有海洋地质学家、动物地理学家、植物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遗失的姆大陆之谜(太平洋史前文明档案)》([英]詹姆斯·乔治瓦特著,周利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是我最近看到的涉及复活节岛之谜的著作。这本书出版于1926年,作者詹姆斯·乔治瓦特曾是英国退役上校。据他自述,他年轻时被派驻印度,从一位高僧那里看到寺庙珍藏的黏土板,花几年时间熟知上面的内容,竟是古代文明——姆大陆沉没的记载。离开印度后,他到世界各地寻找姆大陆残存的遗迹,收集各民族流传的传说。他探索过萨摩亚、库克群岛、复活节岛、夏威夷等。他相信他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巨石遗迹,加上岛上沉没大陆的传说,就是他著《遗失的姆大陆之谜》一书所需要的证据(《遗失的姆大陆之谜》新版序)。詹姆斯·乔治瓦特认为,姆大陆的沉没大约发生在12000年前,姆大陆位于太平洋,“我将复活节岛定为东南角,汤加塔布岛定为西南角,拉多尼斯岛定为西北角,夏威夷岛在北边,没有东北角”。作者描绘的姆大陆是很辽阔的土地,“姆大陆又一次成为地震的牺牲品”。

《遗失的姆大陆之谜》以及后续的几本类似著作出版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质疑其科学性,认为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

复活节岛自1722年被荷兰人发现以来,迄今3个世纪快过去了。围绕她的历史谜团,很多尚未揭开。衷心期望有一天,中国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和地质学家也能到那里去,参与考察发掘,相信定有收获!

如果体内有癌症,没有出现影响正常的生活症状,就没有必要治疗,这就是带癌生存。带癌生存不只是针对老年人,对所有患者都是一样的。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以平常心对待癌症,不予治疗,同样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修复能力和免疫能力来控制癌症的发展。

不只是癌症,患了其他疾病也同样可以选择不予治疗,因为很多病是医学无能为力的,治疗与不治疗的结果都一样。多年前,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指出,有二到四成的患者接受了对他们没有效果或明显无效果的医疗。这些医疗并不是一般的小疾小病和医疗事故,如无谓的疼痛、截错肢或腹腔中遗留手术钳等,而是事先就明知这样的医疗是无益乃至有害的医疗措施,如对膝盖退化性关节炎进行手术,切除阑尾并附带切除胆囊等。显然,这是医疗体制的欺詐。

另一方面,患病不必就医的原因还在于过度治疗的蔓延和扩大,在癌症的治疗上体现得最为显著,很多癌症患者不是因为患癌而死亡,而是因为过度治疗而丧命。

按照现今的癌症治疗模式,先是手术,然后是化疗和放疗,在这些治疗当中都存在过度的现象。癌症的扩大根治手术使病人失去了原本可以保留的器官及功能;手术后的多药超大剂量联合化疗不但未能缩小肿瘤,反而因使用大剂量的药物不仅造成健康细胞的同时死亡,也因药物产生的严重副作用和反应让病人更加痛苦和衰弱;同时,过度的高剂量放疗会对肿瘤周围正常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所有这些不只是让病人更为虚弱,而且让病人全面丧失自身的免疫力,结果是过早地终结生命。因此,尤其对老人而言,80岁以上患癌,就得像鲍尔施米特那样,在治疗和不治疗的收益大小来评估,不治疗反而更有利于自身和家庭。尽管在中国有可能会遭遇伦理的困境,旁观者会说闲话,认为儿孙不孝顺,不送老人去医院治疗。其实,疾病的治疗与否是一种私事,当事者有权决定是否治病,而他人,包括子女都应当尊重当事者的意愿。这在鲍尔施米特及其家庭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才是对待疾病和人生应有的态度。